

四大名捕系列

会京师

上

香港 温瑞安



会京师 上

香港 温瑞安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京) 新登字 191 号

书名 四大名捕系列——会京师（上、下）
作者 香港 温瑞安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印刷 水利电力出版社印刷厂
规格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0.375 印张 401000 字
版次 1993 年 3 月第 2 版
印次 1993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0024·3 / I·3
定价 12.00 元

目 录

第一部 凶手 (名捕:冷血)	
第一章 生辰成死忌	2
第二章 兄弟悲折翼	33
第三章 捕神柳激烟	54
第二部 血手 (名捕:追命)	
第四章 鬼宅幽冥庄	66
第五章 关东屈奔雷	76
第六章 智破九回阵	128
第七章 血染雪地赤	157
第三部 毒手 (名捕:铁手)	
第八章 血牢逃钦犯	184
第九章 黑店遇贼魁	213
第十章 苦斗驱狼人	231
第十一章 两释英勇汉	249
第十二章 三阵定输赢	268
第十三章 十面制强敌	287
第十四章 撒网诛魔头	315
第十五章 惨搏鬼神惊	343
第四部 玉手 (名捕:无情)	
第十六章 武林天魔舞	371

第十七章	奇功戮魔仙	401
第十八章	黄雀斗螳螂	417
第十九章	蓦遇深仇人	432
第二十章	杀声撼天地	464
第五部 四大名捕会京师		
第二十一章	名捕反被捕	499
第二十二章	九死险生还	528
第二十三章	魔头分设伏	557
第二十四章	正邪难并立	585
第二十五章	名捕变血人	613

第 一 部

凶 手

(名捕：冷血)

第一章 生辰成死忌

这突如其来的一声惨嘶，自东厢楼阁之上传来！

而在这偌大的厅堂里，本来正是兴高采烈，喝酒猜拳之际，都给这一声惨嘶，唬得呆住了。

看这厅堂中的人，多为武林人士装扮，个个虎背熊腰，双目炯炯有神，佩剑悬刀，看他们的气度举止，就可以知道他们的身份，绝非泛泛之辈。

这厅堂的中央，有一大“寿”字，四处布置辉煌灿烂，堂皇亮丽，显然是大富之家；而厅中的数百名武林人士，莫不是一方之主，从这点可以看出，这大富之家显然也是武林泰斗。

最难得一见的是，大厅首席旁的四张太师龙雕檀木座椅，这四张座椅上，坐着四个年近花甲的老人。

为首的一个，银眉白须，容貌十分清癯，身形颀长，常露慈蔼之色，背插长剑，这个人不是别人，乃当今沧州府，声望最高，武功也登峰造极的武林名宿，“第一条龙”凌玉象，据说他的“长空十字剑”剑法，天下无人能接，可惜年事已高，乃归隐江湖，封剑多年了。

第二个是一个白发斑斑，但脸色泛红的老者，腰间一

柄薄而利的缅甸刀，终日不离身，左右太阳穴高高鼓起，显然内功已入化境。这是“第二条龙”慕容水云，手中缅甸刀的“七旋斩”法，挫敌无数，为人刚正不阿，黑道中人听到“慕容水云”的名字，真的是闻名丧胆，走避不迭。

第三个是一个装扮似道非道的老者，黑发长髯，态度冷傲，手中一把拂尘，这人姓沈，名错骨，排“第四条龙”武功奇高，手中的拂尘，乃奇门兵器，名“错骨指”，但性格奇僻，冷酷无情，不过为人还算正义，只是手段太辣而已，若说黑道中人见慕容水云走避不迭，见这个沈错骨，只怕连一步都不敢动了。

第四个是一名鹑衣百结，满脸黑须的老人，眼睛瞪得象铜钱一般大，粗眉大目，虽然比较矮，但十分粗壮，就象铁钟一般，一双粗手，也比常人粗大一二倍。这人身上并无兵器，但一身硬功，“铁布衫”横练，再加上“十三太保”与“童子功”，据说已有十一成的火候，不但刀剑不入，就算一座山倒下来，也未必把他压得住！这人性格在“五条龙”中最为刚烈，正是“第五条龙”——龟敬渊。

所谓“武林五条龙”，昔日都是赫赫有名武林豪杰，可惜岁月不饶人，他们年纪渐渐大了，不过也愈发受武林人士所敬重，“武林五条龙”这个牌子，一直就未曾拆过，或换在别的什么人名下。

所谓“武林五条龙”，便是：“第一条龙”，擅长“长空十字剑”剑法的凌玉象；“第二条龙”，擅长“七旋斩”刀法的慕容水云；“第三条龙”，擅长“三十六手蜈蚣鞭”的金盛煌；“第四条龙”，擅长“错骨指”的沈错骨；“第五条龙”，就是擅长“铁甲功”的龟敬渊。这五人在沧州府的武林，可说犹

如日之中天，德望之高，鲜有人能出于其右。

今日，正是“武林五条龙”中“第三条龙”金盛煌的五十
大寿。

这厅堂上的武林豪杰，自然是自江湖各地赶来，以庆
这富甲一方，武功盖世的“三十六手蜈蚣鞭”金盛煌的五十
大寿。

而那一声惨呼，自楼上传来，并非别人，正是寿星公
金盛煌的声音！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这一声惨嚎突然响起，又突然地静止了。

在座的群豪，有些仓皇起身，有些拔刀动枪。有些仍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时人声沸腾，十分惶乱。

忽然一宏厚而温文的苍老语音，压住了全大厅的吵杂
之声，这声音缓慢而有力，使得大家都静了下来，听他说
话：“各位，适才那一声惨叫确是金三弟的，我们也不知道
有什么事情发生，可是却要请各位合作，尽量肃静，这样
我们才能听清楚和看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如果发现
有人离场或在逃，还请诸位把人擒下。多谢！”

众人随声望去，只见凌玉象仍安然坐在太师椅上，缓
缓说话，而他身边的慕容水云、沈错骨、龟敬渊等，不知
何时，皆已不见。

众人甚至不知这三人的何时走出大厅的。

凌玉象含笑道：“各位，慕容二弟、沈四弟、龟五弟已
去查看何事了，以金三弟的功力，再加二弟、四弟和五弟
等，就算天大的事，也该罩得住。”

厅中诸人纷纷坐了下来，有人笑道：“‘武林五条龙’，

动了四条龙，天下哪有平复不了的事！”

又有人笑道：“就在那一声惨叫响起之际，我已看见慕容二侠、龟五侠等人一掠而出，好快的身法呀，我连看都看不清楚。”

更有人笑道：“你当然是看不见了，人家是前辈风范，应变得多快多从容，我们呀，可登不上大雅之堂喽。”

大家说笑纷纷的，凌玉象也笑着，但他却蹙着眉，因为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三十六手蜈蚣鞭”金盛煌，是不可能随便乱叫的！更何况那是一声凄厉的惨叫！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去的三位兄弟，也一定会赶来报告，以安大家的心。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偏偏就在金盛煌的五十大寿宴上？

忽然大厅人影一闪，沈错骨黑衣如风，脸色就象黑衣一般的硬绷绷，凌玉象一皱眉，沈错骨双手一摊，竟都是鲜血。

厅中有人惊叫了一声。

沈错骨俯前对凌玉象道：“大哥，你去一趟。”

凌玉象道：“好。”好字未了，他的人已象一朵云一般，飘出了厅外，身法从容而迅速。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大厅中又恢复了交头接耳，只听沈错骨铁青着脸，一字一句地说道：“在事情还未清楚之前，请诸位勿擅自离席，违者死！”

这几句话，沉重而有力，杀气象刀风，一时之间，大厅都静了下来，连一只蚊子飞过的声音，都能听见。

究竟金府发生了什么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凌玉象飘出大厅时，心中也不断地想着。但他一步出大厅之后，身法急展，如风驰电掣，黄衣飘飘，已转过“紫云阁”，折出“湘心亭”，掠过“竹叶廊”，直扑东厢高楼。

凌玉象甫一进楼，只见几个金家仆人，神色张皇，眼圈发红，木然而立；几个金家的亲戚姨妈们，正匆匆走上楼去，看个究竟。其中一名仆人一见凌玉象哭道：“大爷……”竟泣不成声。

凌玉象沉声问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慕容水云忽然自楼上探出头来，叫道：“大哥，你快上来。”

凌玉象身子平空直升而起，已自窗内穿入；凌玉象甫一入内，立刻被房里的景象震住了！

这是“第三条龙”金盛煌的房间。房里本来因祝寿已布置成通红一片，而今更是红得可怖。

血红！红色的鲜血，遍布房子的每一角落。

金盛煌就倒在血泊中。他的身上还穿着寿衣，半个身子，倚在床上，背向大门，临死的时候，手还捂着心胸。血，就在那儿流出，染红了整张床。

致命伤就在胸膛上。

血渍由敞开的大门开始，一直洒落到床上，显然出事的地方就在大门口，而金盛煌负伤一直挣扎到床边，他的一只手，还伸到了枕下，掏出了半截黑鞭。

他成名之“三十六手九节蜈蚣鞭”，或因五十大寿之喜，并未带在身上！

凌玉象什么阵仗未见过，但金盛煌是他自己的结拜兄弟，相交数十年，他不禁激动得全身发抖，终于落泪。

金夫人以及金家的子弟，皆哭倒在房中。

凌玉象强忍悲楚，扶持金夫人，忍泪道：“三嫂子，你要节哀，三弟的事，我们四个兄弟，一定会为他报仇的……”

金夫人竟哭得昏倒过去了，凌玉象急以本身真气，逼住金夫人各脉要穴，金夫人悠悠转醒，嚎啕大哭道：“大伯啊大伯，盛煌死了，今后叫我怎么活，你说叫我怎么活……”

“第五条龙”龟敬渊本来已紧握铁拳，听到这里，脸肌绷紧，全身骨骼，竟“格格”作响，怒吼道：“王八羔子，敢杀我三哥，我龟老五跟他拼了！”说着冲了出去。

慕容水云身形一闪，已拦住了他，问道：“五弟，你要跟谁拼？”

龟敬渊一呆，随即大吼道：“我管是谁，总之找今日的来客，一个一个的揍，不怕他不认！”

慕容水云怔了怔道：“五弟，这使不得……”

龟敬渊怒吼道：“你别阻我，否则连你也揍。”

凌玉象沉声叱喝道：“五弟，不得鲁莽。”

龟敬渊对这“第一条龙”凌玉象，倒是心存敬服，很是听话，当下不敢再闹，但悲从中来，竟蹲下大哭起来，边道：“三哥啊三哥，是谁害你，快告诉老五知道，俺把他千刀万剐，替你报仇！”

凌玉象皱眉叹道：“三嫂子，这件事，我看还是要报官料理，比较妥善。”

金夫人缓缓抬起脸来，满脸是泪，竟已哭出血来，忽然似起什么似的，道：“好，盛煌的两位知交，都是天下名捕，冷血与柳激烟，都在座上，何不请他们来相助？”

凌玉象大喜道：“有他们两人在，三弟案情，必能早日寻出真凶！”

谁是柳激烟？柳激烟乃五湖九州、黑白两道、十二大派都尊称为“捕神”的六扇门第一把好手。

“捕神”的意思，不仅指他如捕快中的神，而且也指他就算是神作案，他也一样能追缉真凶归案。

柳激烟不但才智高，武功也高，而且还相当年轻，不过三十余岁，他用的武器，只是一柄小烟杆。据说从没有人能在他烟杆上，走得过二十招。

“捕神”柳激烟不但智勇双绝，而且还广结人缘，九流三教，三山五岳的人，无不有他的眼线，尤其在县衙里的捕快们，都视他为青天大老爷，听命于他。

柳激烟与“武林五条龙”，相交已近七年。而今金盛煌被杀，柳激烟在情在理，必会全力出手的。

而冷血，冷血又是什么人呢？

冷血只有二十岁，是六扇门里极年轻的一个人。可是他却是“天下四大名捕”里的一个。

“天下四大名捕”，系指：无情、铁手、追命、冷血四人，连“捕神”柳激烟，居然都榜上无名。

这“天下四大名捕”，都是武林中的数一数二的好手，各人有各人过人之处，冷血便是其中之一。

他在十七岁的时候，便已屡建奇功，他要追缉的要

犯，从来未逃脱过的。十八岁时，他为了要擒住一武功极高的混世魔王，他躲进那魔王的魔窖里，十一天不言不动，不食不饮，抓住一个仅有的机会趁那魔王不防之际，给予致命的一击！一个十八岁的少年居然能擒住那魔王，一时使武林为之轰动。

十九岁时他单人匹马，闯入山林，追杀十三名巨盗，终于把对手一一杀死，甚至高过他武功一倍的首脑，也死在他剑下，当他拖着满身伤痕的身子，回到县城，众人都以为他活不长了，可是没到两个月，他便可以策马出动，追缉恶徒了。

冷血善剑法，性坚忍，他的剑法是没有名堂的，他刺出一剑是一剑，快、准而狠，但都是没招式名称的。

他觉得招式只是形式，能杀人的剑术才是好剑法。

所以，冷血的年纪虽轻，但在六扇门的辈份，却是相当之高。

不过，也因为他年轻而孤傲，许多捕快差役，都不甚服他，他们宁愿膺服柳激烟。所以柳激烟的声望，远比他还大。

冷血与金盛煌，相识仅一年，但他与凌玉象，曾经在一次追缉沧州大盗中合作过，已有三年的交情。

金盛煌这件事情发生，冷血也决不会坐视不理的。

冷血是站着的。只要他还可以站的时候，他决不会坐着。因为坐着会使他精神松弛，万一遇敌，他的反应就不够快。

柳激烟是坐着的。只要他可以坐着的时候，他决不会

站着。因为站着会使他精神疲累，一旦遇敌，他就不能反应敏捷；只有从最好的休息中，体能才能发挥最大的力量。

可是他们都看向同一方向。他们都在金盛煌的房中，望着金盛煌倒在血泊中的身子。

柳激烟缓缓地道：“凌兄，您上来的时候，这里的情形，可就是这样了？”

凌玉象沉声道：“老夫曾吩咐下去，任何人不得移动物品，任何人不得擅自离席。”

柳激烟睿智的垂下头，再问道：“凌兄，您上楼来的时候，可曾看见什么可疑的人？”

凌玉象道：“三弟惨叫声甫发，二弟、四弟、五弟已相继掩至，老夫留在大厅，安顿客人。”

慕容水云道：“我一扑上楼来，便见大门敞开，心知不妙，便与四弟、五弟冲了过去，只看见……三弟，就伏在那床边，嘶声叫……”

柳激烟动容道：“叫了什么？你听清楚了没有？”

慕容水云凄然道：“三哥叫的好象是‘你，楼……’便气绝身亡了……我痛极欲绝，还是四弟比较冷静，他说他回去叫大哥上来……后来，三嫂子等，也闻声上来了……”

柳激烟吁了一口气，叹道：“可惜金三侠无法讲出他的话来。”

冷血忽然道：“有”。

柳激烟道：“哦？”

冷血冷冷地道：“这儿有姓楼的人没有？”

金夫人止住哭声，沉思了好一会，方道：“没有，这里

没有姓楼的人。”

慕容水云接道：“宾客中也没有。”

柳激烟忽然提点道：“会不会是姓刘的？”

凌玉象一拍手道：“对！应该是有的！老夫这就去查查。”

柳激烟喃喃地道：“金三侠临死之前，毕竟说了句重要的话。”

冷血沉声道：“他这句话，可能就是凶手的姓名。”

冷血很少说话，他的话往往都很有力，很决断。

柳激烟比较多话，但他的话，很睿智、很沉着、也很动听。

凌玉象很快地走上楼，拿着一份名单，叹道：“宾客中确有两人姓刘的，家仆之中也有一位姓刘的。”

柳激烟道：“哦？他们有无可疑？”

凌玉象摇首道：“这两名姓刘的宾客，一名叫做刘亚父，根本不会武功，是当店老板，因常把珍品卖给三弟，所以在这一大寿中，三弟才会请他来。此人根本不可疑。”

柳激烟道：“还有一人呢？”

凌玉象道：“这人会点武功，名声也不大好，但对三弟，却一直心存敬服，而他的那一点武功，就算猝然出手，趁三弟不备，也决不可能得手的。他叫刘九如，外叫‘铁尺’，在江湖上不甚出名，只怕你们二位，也未听说过吧？”

柳激烟笑道：“这刘九如现年四十三岁，兵器铁尺二尺三寸，好酒色、无功过，但喜惹是生非，曾被捕一次，下

柳州大牢，家无亲人，对金兄，倒常在外人面前，赞誉有佳。”

这柳激烟不愧为“捕神”，对区区一个武林小卒，居然对他的生平，尚记得如此清楚，朗朗上口。

凌玉象一呆，说道：“捕神不愧为捕神，真是佩服佩服。”

柳激烟一笑道：“哪里哪里，我是吃这行饭的，对江湖上的一人一物，当然要了如指掌。”

冷血冷冷地道：“刘九如我不知道，还有那刘姓仆人呢？”

凌玉象笑道：“这更不可能，那是一位七岁女童，是三日刚买回来的小丫环，连事还不大懂呢。”

慕容水云忽然道：“二位，大厅中的人，要不要查查，在出事的时候，他们是否曾离开过？”

柳激烟道：“大厅中的人，是不是都是你们的朋友？”

凌玉象道：“老夫都查过了，没有冒名而入的人。”

柳激烟道：“其中会不会有人与金三侠有过宿怨或世仇的？”

金夫人泣不成声地接道：“不会，绝不会有，盛煌庆祝大寿时，列名都是与我商议过的，我们就怕宴中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所以把会生事的，有过怨隙的人，都没有请来，谁知，还是……”说着又哭了起来。

柳激烟道：“还是烦凌兄派个人，告诉沈四侠，把厅中的人放走吧，那是无补于事的，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事发生的，所以事发之际，许多人都不会在厅中，拿在下来说吧，那时候也在花圃里赏竹，只怕连在下也有嫌疑了。”